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納諫歸正 真命主違數罹災

詩曰： 徒步逾秦嶺，道阻勢逶迤。
聊為寂寞唱，慨彼陟岵詩。
宵風入我目，襟期可設施。
得遂凌雲志，豈使俗人欺。
一朝分割後，甘自盡禮儀。
言旋雖雲樂，禦侮後當期。

話說杜二公聽了妻子這番言語，半晌不做一聲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王家門首打我的這個紅臉大漢，做夢也不知是我的外甥。他打了我，倒來說謊，我母親怎知委曲？聽了一面之言，痛了外孫，先把媳婦拿來出氣，若然見我，決是動氣。」遂又嘆了一聲，叫道：「我那褚氏賢妻，你道我回來做甚？」原來那母夜叉乃是本處一個富戶褚太公的女兒。這太公單生一女，自幼專喜使槍弄棍，因是愛惜心甚，見他力大氣高，祇得任他性子，不去禁戒。後來杜二公聞知其名，親自上門求親。太公見他英雄氣概，一口應承，行聘過門，成其姻眷。這也是旗鼓相當，陰陽得所。當下褚氏仍裝了怒容，答道：「我知道你回來做甚？」杜二公道：「我若不說，你怎知其中備細？我今日下山，該是千家店上抹殺。剛到王家門首，有一個紅臉大漢頂名出來，把我的法製狗肉吃盡，一心要尋我是非。我怎肯容情？彼時與他爭打起來，誰知他武藝高強，力氣又大，我一時對他不過，反被他打了一頓。你若不信，可看我的面目，卻也與你不相上下。我一時氣悶，回到山寨調兵，指望前去捉他報讎，誰知是我的外甥。他既打了我，為何又跑到母親跟前講這謊話？真是難纏。不知母親在那裏？待我去訴冤屈。」褚氏道：「婆婆痛惜外孫打壞，現今氣倒在房裏。」

杜二公聽說，祇是搖頭嘆氣，提了燈籠，來至母親房前，祇見房門緊閉，寂靜無聲。杜二公即忙高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回來了，請母親開了房門，孩兒有話。」太太在裏故意答道：「我知道你回來，誰要你進來見我？」杜二公道：「母親，且開門，孩兒有椿屈事，特來告訴。」太太道：「有甚麼屈事？無非倚大欺小，打了外甥。指望到我跟前，要我說情，祇怕不穩。」杜二公道：「母親休要聽他說謊，待孩兒把這始末根由，訴與母親知道，便見誰是誰非。」遂把下山抹殺，至王家店吃打，從頭至尾，隔房門告訴了一遍。太太道：「哎喲！我起初祇道是母舅打了外甥，如今聽你說來，卻是外甥得罪了母舅，怪道這孩子跑到這裏，原來自知理虧，做此模樣。我兒，你既然吃虧，看我做娘之面，恕了他罷，待他再到家來，我便叫他磕頭與你賠罪。」杜二公道：「既是外甥，也就罷了。怎麼他竟自去了？孩兒想起日前有個相面先生，名叫苗光義，到山上來看相，相到孩兒跟前，留下幾句言語，他說道：

甥打舅兮即日見，趙家九五他登殿。
招兵買馬積糧儲，好與君王將功建。

這先生陰陽有準，推算無差，說的甥打母舅，今日果應其言。以此看來，他日後必然大貴，我們外戚也是榮耀非常。他既然上門，母親也該留住在此，怎就放他回去？」太太聽了，大笑不止，開了房門，叫聲：「吾兒，你既要見他，待做娘的趕他轉來，與你相見何如？」杜二公道：「母親，你年老難行，怎的趕得他上？」太太大笑道：「我兒，你真個要見他麼？遠不在千里，近祇在目前。若要見時，我便叫他出來便了。」遂命丫鬟去請趙公子出來相見。丫鬟去不多時，祇見匡胤走入房來，見了杜二公，倒身下拜，叫聲：「母舅大人，愚甥一時橫行，得罪長上，今日至此，請母舅整治。」杜二公見了。慌把燈籠遞與丫鬟接了，用手扶起，道：「賢甥不必過謙，是我不明，以致甥舅魚鱗，今日相見，實出望外。」遂命丫鬟張燈，便請太太匡胤同至前堂。

此時堂上燈燭輝明，褚氏尚在等候，早見丫鬟送出酒席。至親四口，同坐歡飲。杜二公又叫丫鬟傳令出去，著眾嘍囉各歸山寨。當時飲酒之間，杜二公把苗光義的詩詞，讀與匡胤聽了，說道：「看這先生，實有先見之明，諒賢甥日後必然大貴，愚母舅亦定叨光矣。」匡胤道：「母舅為何聽術士之言，彼乃虛誕之詞，何足深信？」杜二公道：「不然。觀詞達理，遇事推情，吾非誤聽其言，實因他陰陽有準，纔能信服。況賢甥器宇不凡，定成大事。望賢甥自愛，勿再多疑。」正說之間，祇見褚氏格的一聲笑道：「原來吾外甥有皇帝之分，卻也不枉了這一頓。」杜二公聽了，不知就裏，便問其由。褚氏道：「實不瞞你，我先領教了外甥一頓。」太太接口，遂把桃園內的事情說了一遍。杜二公道：「我夫婦二人，多已承教，足見賢甥英俊過人矣。」於是四人重復歡飲，直至四更而罷。杜二公遂命丫鬟收拾書房，請匡胤安歇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飯畢，杜二公叫丫鬟請小姐出來相見。那褚氏已生一女，年方二七，名喚麗容，生得嬌艷娉婷，端莊厚重，不似母親羅剎形容，羸羸體段。當時出來，與匡胤相見過了，即便回房。匡胤心中甚加驚異。

過了一日，匡胤便欲告辭。杜二公那裏肯放，說道：「賢甥，你我至親，本當盤桓多日，何必見外，急欲辭行？」匡胤道：「甥兒並非見外，祇恐安閑在此，空費歲月，因此欲往禪州訪友。倘順便得遇苗先生，也要與他一敘。」太太叫道：「我兒，你千山萬水來到此間，好不容易。我見你這般豪傑，正在歡喜，怎麼就要分離？我那裏放心得下，好歹且過了年去，也不為遲。」匡胤道：「姥姥，外孫本該從命，奈我拋親棄室，遠奔他鄉，祇為避難逃災，出於無奈。因想前日苗先生寄一柬帖與我，上面言語，已有幾件應驗，委實要去尋他，問問終身結局何如。還有兩個契友，也在那裏，所以要去尋訪。望姥姥不必苦留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你既不肯住下，想去志已決，我也難以苦留，祇是訪著了苗先生與那朋友，必須再來看看老身。」匡胤道：「不須姥姥叮嚀，若有空閑，定然來望。祇是外孫的行李馬匹等件，俱在王家店內，須望母舅差人取來為妙。」杜二公見留不住，祇得著人往王家店取齊物件，一面整備酒筵送行。

飲酒之間，匡胤執杯說道：「愚甥有幾句迂言，願當奉告，望母舅擇取。」杜二公道：「賢甥有甚言語，便請即說。」匡胤道：「甥聞良善者世所寶，強暴者眾所棄。母舅雖係綠林聚義，山寨生涯，然須保善鋤強，不愧英雄本色。這抹殺營生，斷然莫做，替天行道，乃是良謀。但當聚兵積餉，以待天時，若得皇詔招安，便可建功立業，名垂竹帛，榮耀多多矣。愚甥越分僭言，望母舅勿罪。」杜二公聽了這等言語，心中大喜道：「賢甥金玉之言，愚母舅頓開茅塞，從此改過自新，當歸正道。但賢甥此去，若得空閑，便望再圖會晤。」匡胤允諾。須臾席散，早見王家店去的人，已把行李刀馬俱各取來交割。匡胤把行車兵器揹在馬上，已畢，便來拜別。那太太與杜二公褚氏多來相送。杜二公手執兩封銀子，送與匡胤為路費之用。匡胤並不推辭，即便拜謝，別了各位，上了征鞍，灑淚而去。正是：

從此雁音西嶺去，他年鳳詔自東來。

自此，杜二公聽了匡胤之言，與那二位好漢商酌，將平日號令改換一新，凡過往客商，秋毫無犯，賢良方正，資助盤纏，若遇污吏貪官，土豪勢惡，劫上山去，盡行誅戮，資財入庫，給賞兵需。因此山寨十分興旺，那四下居民盡皆感德，安居樂業，稱頌不休。這裏山寨之事，按下不提。

單說匡胤別了杜二公，離了千家店，策馬而行，非止一日，來到一個去處，望見前面有座城池。縱馬而行，來到城門下，舉眼觀看，祇見上面鑄著五索州三字。匡胤暗想道：「我記得苗光義的柬帖上，說是五索州莫入，今日至此，不意果有這城名。吾如今依著他言語，不如繞城往別處去罷。」纔要轉身，忽又想到：「我如今往別處去了，倘苗先生仍在城中開館，卻不當面錯過，失了機緣，枉費這一番心志？不如且進城去，或者遇著，也未可知。」主意已定，拍馬進城，祇見滿街上大小舖戶，買賣興旺，真是人煙湊集，十分鬧熱。

匡胤信馬由韁，來至十字街頭，祇見中間搭著一座高臺，眾人四面圍繞，各各翹首觀看。卻是彼處的風俗，神誕佳辰，那百姓們湊份兒敬神演戲。匡胤收住了馬，就在旁邊停駒觀看。那臺上鑼鼓喧天，吶喊震野，正演那出《隋唐傳》的故事，乃是單雄信追趕李世民。當時那臺上單雄信狂叫如雷，精神抖擻，追趕秦王。追得正在危急之際，把個匡胤急得心慌意亂，想道：「怎麼不見尉遲恭出來救駕？若再遲了，可不把個創立天下的皇帝，被他拿住了麼？有了，待我搭救了他罷。」遂把馬三鐵送的神插弓拔出，搭上了連珠箭，拽滿弓弦，嗖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在單雄信左胯上。祇見那單雄信翻身撲倒在臺板上，滾了幾滾，便不動了。那臺上的人盡都慌了，登時住了鑼鼓，往下一看，一齊亂叫道：「不好了，臺底下有個騎馬的紅臉醉漢，射死人了，快些拿住！」下邊看的眾人，也多亂嚷道：「果然他手內還拿著弓箭，騎著紅馬，不可放他走了。」發聲喊，把匡胤圍住。內中有個姓解的，名喚解保，乃是五索州的團練長，原是韓通的徒弟，當時在大名府也曾會過匡胤，今日見面，分外眼清，遂乘馬上前，大聲叫道：「爾等百姓休要放走了他，這就是殺死御樂的趙匡胤，現今奉旨畫影圖形的拿捉，不想今日自投羅網。爾等須要拿住，好去請功受賞。」那解保手下有四個徒弟，五百團練民兵，都在臺下看戲，聽了這聲分付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奮勇爭先，發喊圍裏將來，把匡胤圍在中間，一齊攻擊。但見：

內外重重千萬人，四圍困住布煙塵。

長槍祇望咽喉刺，短棍齊鑽肋下騰。

梢棒朴刀相奮武，撓鉤套索盡飛掄。

同心並膽盤旋繞，希望功成不世存。

匡胤見了，全無懼怕，掄開九耳八環刀，四面招架，轉折騰挪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毫無滲漏之處，祇是四下人多，一時衝突不出。那解保看見匡胤這等勇猛，恐他殺出重圍，被他逃走，遂叫四個徒弟去把四門緊閉，各備器械，端整捉人。這裏督令民兵，用心攻殺。

匡胤招架了多時，望那兵少處砍倒了數人，乘勢殺出，衝開血路，拍馬正向南面走來。至城門邊，祇見城門緊閉，正欲上前砍門闖出，忽被解保的二徒弟叫做江弔客，瞧見匡胤要來闖門，連叫軍士把城磚拋下去，一塊正打在匡胤頂門，吃了一驚。纔要轉身，不防又是一塊飛將下來，卻打在青纏巾上，從耳邊擦了下去。匡胤慌了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急把刀撥回時，上面又是一塊打來，幾乎打落下馬。心下著驚，竟望東門而來。將至城前砍鎖，早驚動了解保的大徒弟叫做鄧喪門，他在城上了望，看見匡胤欲來砍門，急令軍士把城樓上銅瓦掀下來亂打，一塊正從匡胤耳門上蹭過。匡胤大驚不迭，抬頭正看，祇聽得一聲響處，又是一塊銅瓦打來，卻好打在那赤兔馬的頭上，那馬負痛，嘶嚶嚶一聲叫，弔回頭，順著一條小巷裏竄將進去，幾乎把匡胤掀下馬來。匡胤見東南二門多無好勢，諒難出去，祇得投正北而走。來至北門，祇見城門也是緊閉，思量要斬關而出。怎當得城樓上有解保的第三個徒弟叫做史黃幡在此把守，他見了匡胤，即忙分付眾人：「拿了炮石，快快打下。」說聲未了，祇聽得上面嗖的一聲響，那個炮石正望著匡胤的面門打來。匡胤急往後一閃，幾乎打著，那炮石就吊在地下，把塵土捲得亂滾。

匡胤見有整備，不敢前行，帶轉了赤兔馬，復望西門而來。正走之間，祇見街北裏一座廟宇，門前立著一位老者，見了匡胤，將身跪下，口內說些言語。有分教——役鬼驅神，再睹明良來護衛。披星戴月，重逢手足話晨昏。正是：

滿目干戈誰抵敵，遍腔憂憤孰捫談。

不知老者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